

香港的政治暗黑時代正式來臨

●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香港民主已死

自從2014年的兩傘革命以來，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遭受極大的摧殘。直到後來港共政權肆意剝奪部分港人參選權，香港正式進入政治黑暗時代。在2016年9月份立法會選舉前，中共強勢打壓香港民主發展，透過增加要求簽署「確認書」的方式進行初步篩選，再以人治方式由選舉主任來做實質審查，來對擬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做出最後決定。當然，這一連串的粗暴干預是要剝奪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所謂的「確認書」最主要的目的是迫使擬參選人確認香港《基本法》中香港屬於中國一部分，由於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拒絕填交「確認書」，即使一開始已經登記參選，仍然被取消資格。更具有爭議性的是，被政府指控有份策劃2016年農曆年間魚蛋革命的本土民主前線擬參選人梁天琦的參選資格遭到取消。民主的基本要義是所有公民都有參選權，港共政權此舉毋疑是正式摧毀了香港民主。

令大眾更為訝異的是，個別當選人梁頌恆、游蕙禎後來甚至被剝奪議員資格。起因是這兩位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在就職宣誓時疑似以「支那」稱呼中國而備受撻伐，在解釋之時卻藉口音問題來躲閃批評。由於「支那」是日本過去稱呼中國的方式，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中華民族」的敵人，所以用「支那」一詞就被視為汙辱了全球華人。這等批評在中共及港共政權固然操作下得以大加宣揚，想要借助激起反日民族主義來達到驅除異己的政治目的。果不其然，特首梁振英不惜留下以行政粗暴干預司法的惡名，破天荒要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入稟法院，想以臨時禁制令的方式禁止兩位議員宣誓。此舉失敗後一眾舐共的傳統建制派則以「拉布」方式拖延兩位議員再次宣誓就任。

後來人大主動對《基本法》釋法，判定兩位議員失去資格，此舉粗暴地直接干預香港司法，更威脅其他議員的當選資格。法律界人士批評人大就宣誓風波進行的釋法是變相解釋甚至制定法律，而非單單解釋《基本法》。及後於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梁頌恆、游蕙禎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裁決。有趣的是，主審法官區慶祥在判決書中主動聲稱，「無論人大有否釋法，判決都是一樣」。然而，在梁、游二人提上訴並要求暫緩原訟庭命令；上訴庭維持原有判決，並加入人大釋法的內容，這明確顯示人大釋法影響了司法裁決。不過，由於這次釋法是由江澤民心腹張德江主導，後來被指並不是習近

平的意思，更有一種說法認為江習鬥禍延香港的實例。

江習鬥禍延香港

在立法院選舉前出現了非常異常的親中媒體之間的大戰，當港獨議題持續發酵之際，一份銷量甚低的報紙《成報》突然開始以頭版報導及社論方式抨擊梁振英激化港獨，矛頭更直指中共駐港單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人為亂港四人幫，但隨即引發在港親中報章《文匯報》及《大公報》大肆回擊，不過，《成報》完全沒有收斂，反而砲火更猛。由於兩份傳統喉舌報被視為是中共官方的觀點，卻竟然遭到香港本地小報的公然對抗，市民大眾因而對於此種發展十分錯愕，輿論更是議論紛紛。最廣為接受的一種說法是《成報》乃習近平派在背後指使，用以打擊被視為江澤民派的中聯辦及梁振英。

總體的說法是，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中共權力的江習鬥爭白熱化的同時，香港也成為了權鬥籌碼，江派意圖「搞亂」香港，增加習近平執政難度，令其在國際上的形象大打折扣。為了達至這個目的，在江派大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兼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的操作下，中聯辦夥同其傀儡梁振英班子在政改及施政上採取鷹派立場，並導致2014年9月底爆發並持續了兩個多月的雨傘革命。面對民眾強烈要求民主化，梁振英政府在中聯辦力挺下並沒有收回「假普選」的政改方案。雖然最後在驚濤駭浪中被否決，但是卻令港人反「中央」意識高漲，而最後不只衍生出本土思潮及「驅蝗行動」，更間接催生港獨運動。

中共打擊香港的兩面手法

當然，中共其實是在玩兩面手法，是一種黑白臉伎倆，梁振英扮黑臉，習近平當白臉。任何人對梁振英的不滿都會期待得到習核心的正面回應，這無疑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香港在中共領導人們的眼中只有利用價值，江習鬥即使真的在香港上演，也正是香港被利用的實例而已。不過，種種表面現象顯示，江習鬥的確延伸至香港。在立法院結束後，正當大家以為鬥爭會逐漸平息之際，《成報》於9月底開始公開點名批評張德江，使得在香港上演的江習鬥帶入更高峰。一連串的批評更追溯至2003年SARS爆發前，張德江被指控隱瞞當時的廣東疫情，間接導致香港大受打擊。其目的被認為是提前開打2017年的特首選舉，重點是要打擊梁振英。一般民眾及社會輿論大多認為梁振英不單會積極爭取連任，更有可能會成功。

對習近平集團而言，梁振英對香港民主的打壓任務已經完成，但卻犯上借助打擊港獨而鞏固其權力的錯誤。由於梁振英、中聯辦、《文匯報》及《大公報》強烈炒作港獨議題，反而令更多年輕人趨之若鶩，這令習核心相當的擔憂。後來出乎大部分港人意料之外，梁振英於12月4日宣布放棄參選。一般的分析認為有兩個可能，一是江派對習核心的妥協，放棄支持梁振英，二是習近平直接施壓梁振英，迫使其知難而退。雖然大家很

難準確猜測其真實的原因，但是由於江派不太可能犧牲其扶植的傀儡，習近平直接派特使施壓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結果上來說會大大減弱香港的反北京能量甚至是港獨勢力。就淪為偽善建制派的舊泛民而言，接下來已經失去打擊的對象。舊泛民過去提出所謂的「ABC」之訴求，即「Anyone But CY (Leung Chun Ying)」，「除了梁振英，誰都可以」，現在如願以償了又如何呢？舊泛民在兩傘革命期間不斷扯民眾後腿及天天想著退場，不敢挑戰現存體制，更不願爭取港人優先的政策，每每配合港共政權的媚共措施。由於立法會選舉中有不少年輕人當選，表面上帶來了新氣象，可是實際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議會抗爭式微？

不管中共高層、中聯辦或是港共政權，都會樂見目前毫無殺傷力的年輕人上位。即使有年輕議員在宣誓中有不少小動作，影響實屬非常有限。從兩大親中陣營的代表人物梁振英及曾鈺成對選舉結果的雀躍反應可以看出，不論是年輕的舊泛民政黨新議員，抑或是眾志及列陣的年輕新泛民，對港共政權施政不會有任何威脅，最重要的問題是未來議會內可能不會有像樣的抗爭。

一方面，新舊泛民都習慣了和理非的抗爭方式，充其量就只是拉拉布，後來當拉布成了習慣，保皇黨派的各級會議主席們都學會了剪布；況且拉布也無法改變立法會長期被中共及港共傀儡把持，傷害本土利益的法案照樣通過。另一方面，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被特首梁振英控告襲擊的案件，近日審結，被判坐監兩個星期不得緩刑。這是一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案例，雖然黃議員會進行上訴，但是這已經起了震懾一眾和理非議員們的作用，日後議會內連些許「不按牌理」出牌的歧體動作都會更為少見了。

大家不禁擔心會有一種失敗主義想法逐漸瀰漫，中共及港共多方面對本土派打壓，甚至連中聯辦的王振民都承認在干預香港選舉，本土派又何必繼續鬥爭呢？鬥爭其實可以有很多種類，思想上的鬥爭比其他方式的鬥爭更為重要，因為思想鬥爭可以為其他鬥爭奠定根基。

新世代泛民不是本土派

一些評論家傾向將所有非屬舊泛民的「反對勢力」歸類成為一派，這是消滅本土派及獨派的另類「統一戰線」。廣義而言，練乙錚先生的所謂SOB可以包括港獨派及先歸英後獨立派，但他們根本連參選的機會都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也應該不會有。在泛民支持者跟相關媒體的實際操作中，只有新世代泛民才會拿到公共討論中的話語權。

眼見本土思潮勢不可擋，一直跟本土派劃清界線的親泛民媒體很有可能乾脆把心一

橫，直接嘗試奪走本土派這個名稱，既可多賣紙的市場又有選票，何樂而不為？其中一種方式是強調如土地正義或環保問題都是關心香港的，所以也算是本土，但本土與否在於是否堅決抵擋外力的影響，而非單純在本地落實普世人權。

影響最深的外力是來自中共的各式統戰及併吞措施。新世代泛民不去抗共反中，不是本土派，至少過去及現在不是。本土派有必要爭取控制關於本土的話語權，繼續說服港人抗共反中的必要性，並在議會內外用盡一切方式來進行抗爭，對付中共及港共政權消滅香港文化、打壓港語及人口清洗等為了在2047年實際併吞香港的所有政策。

總括來說，香港已經進入政治發展的暗黑時期，誰會當特首依然完全由北京掌控，誰有資格參選也由中共定奪，港共政權及保皇黨將加速配合中共在2047年前完全實質併吞香港。◆